

故事一百種

祝枝山大鬧明倫堂

上海大衆書局印行



85
11

86

857.61
119.3
: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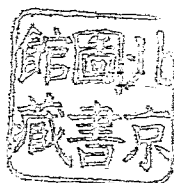


祝枝山大鬧明倫堂

祝枝山大鬧明倫堂



話說明朝時候，蘇州有個才子祝允明，號枝山。這一年帶了家僮在杭州周文賓家裏過年。那時杭州的風俗，除夕那夜，家家人家，都要在門上貼一副無字聯。祝枝山聽到這個消息，當夜乘著酒興，對祝僮道：『你捧着墨壺，帶些



808417

大小筆，隨我出去。』又向周文賓的僕人周德說道：『管家高興，

也可以跟我去玩玩。』周德道：

『小人去點燈籠，跟著祝大爺去玩玩。』於是周德前行，枝山

祝僮後隨，便到外面去寫無字

對聯。三個人出了周府的門，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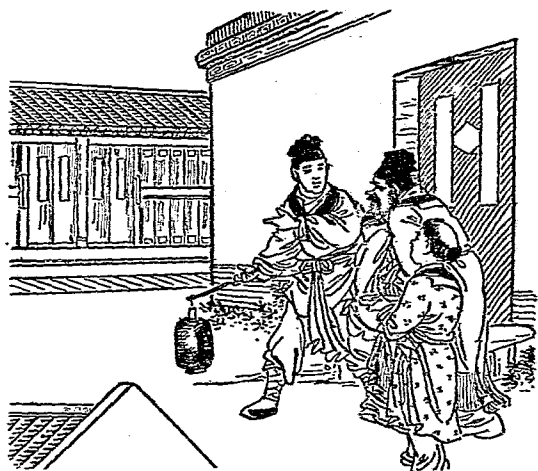
德高提着燈籠，照着家家戶戶，

大大小小的無字聯，都已一律

貼齊。大家走了一程，走到一家

門口，祝枝山有些技癢了，便問

周德，這家是什麼人家？周德道：



『這是積善人家，常行好事，是杭州有名的善人。』枝山便提筆在手，蘸一蘸祝，僮手中托着磨濃着墨汁的墨壺，湊一湊周德手中，高舉着燈籠的燈光，下筆颼颼，寫着普通古語，叫做：

向陽門第春常在

積善人家樂有餘

又走了一程路，卻見茅屋三間，東倒西歪，板扉上也貼着無字對聯。枝山道：『這家做什麼的？』周德道：『這是唱小熱昏的，在城隍廟中新說聞，南腔北調，倒是很滑稽的。』枝山道：『對聯有了。』提筆寫道：

三間東倒西歪屋

一個南腔北調人

又走了一程，一家大門很是闊綽。枝山道：『這家總是仕宦門庭，做的是什麼官？』周德把嘴一披道：『做什麼官，只是一個長隨出身，和我一樣的；不過他手頭積得了許多錢，居然起造大屋，和衣冠中人常常往來。』枝山道：『原來是長隨出身，那麼我來調笑他一下。』提筆寫道：

家居綠水青山畔

人在春風和氣中

枝山笑向祝僮道：『你是會得批評文字的，這副對聯，寫得切不切呢？』祝僮道：『大爺不是說要調笑他麼？照這十四個字，不是調笑他，却是讚美他；便把來貼在周二爺的門上，也覺相稱。』枝山道：『你這批憑便不到家了。要是貼在周二爺的門上，便

是讚美他；現在貼在那家的門上，便是調笑了。你不見上下聯的



觀枝山大開明倫堂

第一個字，一個是「家」，一個是「人」麼，明明調笑他做家人，你怎麼看不出呢？又行了一程，却見一家黑漆牆門，髹的閃閃有光，門上貼著灑金珊瑚箋；旁邊還有兩扇側門，也貼著略短一些的硃砂箋。枝山道：『美哉輪奐，美哉奐奐？這是那一家呢？』周德輕輕的說：『這是徐子建的住宅。徐子建仗他是

個秀才，專替人家包打官司，渾名兩頭蛇。他這枝刀筆，實在厲害，是杭州城中的響檔訟師，「無風要起三尺浪！」祝大爺你放過了這一家罷。」枝山道：「原來便是徐子建的住宅，我來送他兩副對聯。」先寫着大門對聯道：

明日逢春好不晦氣

終年倒運少有餘財

寫了大門聯，走過幾步，又寫側門對聯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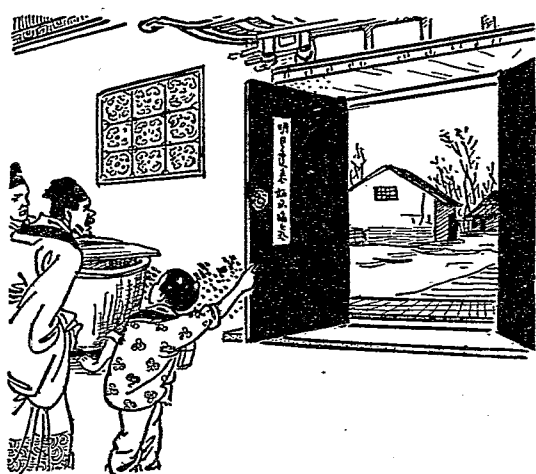
此地安能君住

其人好不傷悲

這是粗俗對聯，周德見了也明白。忙道：「祝大爺，你真惹禍招殃，「太歲頭上去動土」了。徐子建不是好惹的，明日開門，見

了這些不祥之詞，怎肯和你干休？快快抹去了罷。祝僮道：『對聯上又沒有落我們大爺的款，他便見了，也不知是我們大爺寫的？』枝山笑道：『祝僮這句話，倒提醒了我，不如落一個款，好教他認識我祝某。』便在旁邊落着「長洲祝允明」五字款。又回到大門前，也是照樣的落了一個款。周德搖了搖頭兒，明知到了來朝，定有一場口舌；但是已經寫着，只好由他罷了。又知道祝枝山綽號洞裏赤練蛇，徐子建渾名兩頭蛇，看他們彼此「蛇咬蛇。」畢竟誰勝誰負？祝枝山寫過了徐子建的門對，一路行去，又寫了幾家，不須一一細敘。壺中墨盡，他的興致也有些闌珊了，便回到清和坊周公館裏去歇宿。一宵無事，來日便是大年初一，杭州風俗，歲首迎神開門，一陣開門的霸王鞭，點的劈劈拍拍地響。衆人

見那每條巷裏的無字聯，總有幾副變了有字聯，個個稱奇道怪。却說徐子建元旦起身，換了衣冠，拜過天地以後，又去拜祖先，遣像圖拜罷，吩咐家人道：『元旦有三忌：忌乞火，忌汲水，忌掃地，這三樁關係一年休咎，牢記牢記！』家人們應聲如雷的當兒，冷不防開門小廝來興，氣噓噓地進來報告道：『相公不好了！』徐子建怒罵道：『狗才，今天是什麼日子，登坑也要討個利市，叫化子口中也要哼一聲！』一年四季賺元寶，「怎麼小事重報？」開口便說這不祥之詞！來興道：『不是小的說這不祥之詞，是人家在相公門聯上寫這不祥之詞。昨夜貼的無字對，今朝變做了有字對，相公不信，自去看看。』徐子建半信半疑，踱着方步，負着雙手，出了大門，先看上聯道：「明日逢春，好不晦氣！」便搖了搖



祝枝山大鬧明倫堂

山，祝枝山，你枉算是吳中才子，一

榜解元，你也會着這一下臭棋頭兒道。『沒趣！沒趣！』百年難遇歲朝春，『今朝元旦，恰是立春，不料觸這大大的霉頭！』又看下聯道：『終年倒運，少有餘財。』便吐了一口涎沫道：『放屁！放屁！』又看到落款『長洲祝允明』，不禁呵呵大笑道：『原來是他。』來興指着側門道：『這裏的對聯，也寫着字。』徐子建又去看了一笑，便道：『祝枝

啊！』來興道：『那個祝枝山，可是在府太爺衙門中題詩賺得三百兩紋銀的祝枝山？』徐子建道：『便是這個祝枝山，那有第二個？他能欺侮杭州太守，卻不能欺侮我徐子建。來興，你把門兒掙下，放平在地，含着清水，向門聯細細地噴，略待一會子，漿糊便脫了黏性，才好把門聯團團圖圖地揭將下來，這便是個絕大證據。祝枝山，祝枝山，我不把你喫癆，我便不是徐子建。』說罷，自回裏面。來興奉着主命，便把對聯揭下，拿給徐子建。

元旦這一天，徐子建爲着討取吉利起見，並無舉動。到了初二日，便約齊了幾位酸朋醋友，商議對付的方法。衆秀才看了這侮辱對聯，都抱着地方主義，說：『祝枝山是蘇州人，他在蘇州撒野，不干我們的事；現在他要撒到杭州來了，若不把他喫癆，足

見得我們杭州無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於是一致主張。和他到明倫堂上講理去。當下印着傳單，徧發杭州內外的秀才們，約定正月初四日上午，在杭州府學明倫堂上和祝枝山評理。周文賓得了消息，來見祝枝山，埋怨他多事，「自古道，「衆怒難犯，」你怎麼寫這兩副侮辱徐子建的對聯？秀才們動了公憤，只怕你抵擋不住。」枝山大笑道：「周老二放心，看祝某憑着三寸不爛之舌，在明倫堂舌戰羣儒。從前諸葛亮舌戰羣儒，還覺得不大簡捷。舌戰一人，須得準備着一種說話；祝某舌戰羣儒，只消三言兩語，管教衆秀才人人失色，個個低頭。老二不信，何妨陪我上明倫堂？看是他們的理長，還是我的理長？」文賓聽了，疑信參半。外面已送進衆秀才的公信，約期和祝枝山在明倫堂上相見。

枝山寫了回信，交付來人，應允他們準期相見。這便是批准了戰書，到了規定的日子，磨槍舌劍，便須開始工作。

到了正月初四日的上半天，明倫堂上衣冠大會，衆斯文先先後後，來了五六十人。祝枝山寫的兩副對聯，用別針別在門上，徐子建向着衆秀才說明原由。衆秀才腐氣騰騰，怒氣沖沖，恨不得把祝枝山生吞活剝，一口喫下，以洩胸頭之恨。他們等候了良久，却不見祝枝山到來。徐子建道：『他若不到場，便是自知理屈，我們儘可以具着公稟，到衙門裏去告他一狀。』衆秀才道：『若要具稟，我們一齊簽名，須得把他驅逐出境，才可大快人心。』

這時忽有人指着外面道：『這不足周解元麼？』同來的一個鬍子是誰？怕是祝枝山罷。』於是大家都有着一種示威舉動，趁



乎？

……

『衆秀才連呼：

『放屁放屁，』

以爲先聲奪人，好教祝枝

山

……

『祝枝山

……

『祝枝山

……

……

……

……

……

……

……

……

……

……

……

……

……

……

……

……

……

……

着祝枝山在甬道上走，沒有踏在庭階的當兒，衆秀才便七張八嘴起來：『……何物騷鬚子？敢在人家門前放屁。』『……在人家門前放其黃犬之屁者，祝阿鬚子也……』『祝枝山乎？汝其大放厥屁者乎？』

山聞而失色。誰料祝枝山面不變色，若無所事，停着脚步向周文賓說道：周老二，我們走錯了路也。」文賓道：「這裏明明就是明倫堂，並沒有走錯啊。」枝山道：「爲什麼這裏的明倫堂和蘇州的明倫堂大不相同？」蘇州的明倫堂，一片承平雅頌之聲，這裏的明倫堂，一片大放厥屁之聲。」明倫堂上的衆秀才吐了吐舌尖，只幾句話，便見得祝枝山的厲害。當下不敢囉唆，只有呆看他上堂。徐子建是個老奸巨猾，抱着先禮後兵的宗旨，假扮做和顏悅色的模樣，下階相迎。枝山道：「且待堂上的屁放完了，登堂相見，未爲遲也。」子建笑道：「祝先生取笑了，快請登堂，我們三學同人恭候已久了。」於是祝周徐三人同上庭階。枝山道：「踏上明倫堂，禮教爲先，詩經上說的：「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

不死何俟？」列位仁兄，祝允明有禮了。」說時，舉着雙手，在衆秀才面前團團一拱。衆秀才只得紛紛回禮，一聲聲的祝先生請了，祝解元請了，祝孝廉請了。……只爲祝枝山背了四句相鼠之詩，衆秀才便不好有什麼無理行爲。我們原定的計畫，一俟祝枝山上了明倫堂，便要把他圍在垓心，不是指指搦搦，定是拉拉扯扯，遇着有相當的機會，打他幾下冷拳也是好的。現在爲了這四句相鼠之詩，便禁住了他們的無禮行爲。大家坐定以後，徐子建首先開口道：「久仰枝山先生是江南解元，吳中才子，得蒙光臨，杭郡榮幸非常！除夕枉駕敝巷，有失迎迓。承賜門聯，生輝蓬蓽。但是……」以下的說話，還沒有出口，枝山已搶着說道：「子建兄謬贊了，素仰子建兄的大名，如雷貫耳，屢欲登堂拜謁，只爲素昧平

生未敢造次。除夕道經貴府，適見無字對聯，一時技癢，便寫了兩副善頌善禱的對聯，好教子建兄新年納福，獻歲呈祥。」子建冷冷的說道：「承蒙承蒙，這般善頌善禱，古今罕有。兄弟和枝山先生往日無仇，今日無怨，不該寫這咒詛之詞，教兄弟大觸霉頭。枝山先生的贈聯，兄弟已揭取下來，用別針釘在這裏，以供衆覽。枝山先生把兄弟這般毒罵惡咒，試問新年納福，福從何來？獻歲呈祥，祥在那裏？」衆秀才都讀着這兩副對聯，紛紛批評：「明日逢春，」這句話還不錯，接一句「好不晦氣，」吁！是何言歟？殆所謂幸災而樂禍者歟？……「終年倒運，」這一句罵的太毒了，還加着一句「少有餘財，」這叫做毒上加毒。……側門的聯語，也是不說好話，「此地安能居住？」似乎子建先生的宅子，是

往不得的。徐姓已住過三代了，難道會得變換風水？真正豈有此理！下聯這一語，尤其出乎情理之外了，「其人好不傷悲！」這「其人」兩個字，自然指着房主人而言，以下緊接「好不傷悲」四字，刻薄極了！惡毒極了！幸人之災而樂人之禍，可乎哉？可乎哉？……」

祝枝山忽的仰着頭兒，看着屋梁，長歎一聲；忽又垂倒了頭，呵呵大笑。衆秀才見了，莫名其妙，便問枝山先生你爲什麼仰而長歎？祝枝山道：「杭州文風是很好的，祝某雖然目光不濟，瞧不清匾額上的姓名；但是這幾位高擢巍科的杭州先達，祝某都能一一舉其姓名。自從太祖高皇帝洪武四年辛亥開科，直到當今天子正德三年戊辰科止，先後一百數十年間，杭州考中狀元者

一名，考中探花者二名，考中會元者一名；似這般的文風，理該敬佩的；可惜今日杭州的文風，一落千丈了，教祝某怎不仰而興歎？衆秀才又問道：『你爲什麼俯而大笑？』岐山道：『出過狀元探花會元的杭州，科名佳話，盛極一時。論理呢，杭州城中的三學生員，沒有一個不通的了。去年除夕，祝某寫的兩副對，要算意義淺顯的了，讀給賣菜傭挑糞漢聽，他們也不會誤會了意思。諸位仁兄，都是鬻門弟子，庠序生員，又兼生在人文薈萃的杭州地方，爲什麼見了這兩副意義淺顯的門聯，兀自看不明白，發生了許多誤會？還披着一領青衿，自稱是三學生員，俯視一切，祝某因此呵呵大笑。不過仔細思量，諸位的文學，決不會這般幼稚也。許和祝某開開頑笑，豈有賣菜傭挑糞漢都聽得懂的東西，飽學秀才

反而看不明白的道理……」衆秀才聽了這似嘲似諷忽離忽，卽的話，立時又囉唆起來。徐子建起立說道：「三學同窗好友，暫請鎮靜，不須喧鬧，自古道：『三個人抬不過一個理字。』」又道：「有理無理，出在衆人嘴裏。」枝山先生贈給兄弟的門聯，人人都說是毒罵惡咒，枝山先生卻以爲善頌善禱。今天當着三學同窗，便請枝山先生宣講這善頌善禱的意思，果然講的入情入理，這便是徐某輸了。對於枝山先生理當認罪道歉。要是講的不合情理，這便是枝山先生輸了，也該聽憑三學同人公同議罰。」枝山道：「這般辦法，祝某認爲大公無私的辦法；不過怎樣判罰，須得預先當着大衆布告，無論輸的是誰，都要照着這布告的方法處罰。」徐子建高聲呼喚道：「三學同窗好友，請你們公共議定一

個怎樣處罰的方法。』於是衆人論調不同，也有主張理屈的在明倫堂上拜四方的，也有主張在石牌樓下做三聲狗叫的，也有主張插着掃帚，在甬道上學那犬馬跑路的，那時衆口紛紜，莫衷一是。衆秀才裏面還是一個曾充幕友的何秀才有些主張，他說：『這般處罰，不過取快一時，在實際上是毫無益處的。』衆秀才都說：『依着何仁兄的主張，應當怎樣辦法？』何秀才不慌不忙，套着六言韻文的論調，說出一個辦法道：

要定誰輸誰贏？須看今朝舌辯。
如果理屈詞窮，罰修大成宮殿。

何秀才提出這個辦法，全體一致贊成。祝枝山道：『辦法是有了，但是罰款的數目，須得當衆議定；一俟議定以後，分毫不許

增減，才是道理。子建兄以爲何如？」子建點頭道：「果然要預定一個數目，以便彼此遵守。」說時，便暗暗的估定一個數目，他想：祝枝山到了杭州，吃的用的都是周解元的，不見得有什麼銀錢帶來。但是杭州太守請他題了一幅畫，送他潤筆白銀三百兩，他還沒有用去，不如趁這機會，一古腦兒的嘔他出來。於是高聲提議道：「枝山先生提議預定罰金的數目，徐某以爲若要修葺大成殿，至少須得白銀三百兩，便把此數作爲罰金，諸位仁兄以爲何如？」大衆一片聲的說道：「好極，好極。」周文賓陪着祝枝山坐在一起，笑向枝山說道：「老祝，聽得麼？不多不少，恰是白銀三百兩，你留心着！」枝山搖頭道：「老二，你放心罷！」

徐子建道：「一切都已議定了，舌戰開始，便是此時。」祝枝

山道：『且慢，且慢，評定曲直，須得有一公正人在場，才無流弊。但看三家村裏集一個三百文制錢的小會，尙且要請一位司證先生，何況一出入，關係白銀三百兩？倘沒有公正人在場，這是不行的。』衆秀才聽了，也贊成這個辦法。但是今天明倫堂上在座的人，誰可以做公正人呢？於是有人推舉着周文賓，說：『周解元是原籍蘇州，而寄居於杭州的，既不是我們三學同窗，有他做公正人，便可以一秉至公，決定誰勝誰負？』周文賓暗想不妙了，這木梢搭上了我的肩架，倒不是生意經。今天的舌戰，宛似左傳上說的：『內蛇與外蛇，鬪於鄭東門之內。』內蛇是兩頭蛇，外蛇是洞裏赤練蛇。我幫了內蛇，老祝便是銜恨我賣友；我幫了外蛇，徐子建又要銜恨我脫膊向外彎了。在這當兒，周文賓連忙起立說：

道：『兄弟今天到場，只可追陪末座，萬不能做兩造的公正人。我和徐子建兄有鄉鄰之誼，又和祝枝山兄有朋友之情，無論幫助誰，總脫不了嫌疑。不是說我偏袒了鄉鄰，定是說我愛護着朋友。這公正人三字，文賓萬萬不敢接受。……』周文賓把公正人的名義拒絕以後，大衆又喧擾起來：『周解元不做公正人，誰做公正人呢？』徐子建畢竟乖巧，他便起來說道：『我們在明倫堂上講理，合該請本學教諭汪老師來做公正人。這位汪老師既不是蘇州人，又不是杭州人，自無偏袒之心。況且年高德劭，身居師儒的地位。他派着誰錯，誰都不敢強辯。有他做了公正人，可謂『人地相宜。……』徐子建道了一句『人地相宜』，衆秀才都像應聲蟲似的，一齊喊起『人地相宜』的口號來。子建又問：『枝山

先生意下如何？」枝山道：「你們都說『人地相宜』，我也不能說『人地不宜』了，要請就請，以便早決雌雄。」徐子建道：「兄弟便去請汪老師到場，諸位少待。」周文賓又暗替枝山着急。秀才們和人家講理，便請本學老師做公正人，無論如何，老師幫着自己門生，這一回的舌戰，老師總要吃虧的了……府學教諭的衙門，便在學宮裏面，教諭本是冷官，這位汪老師尤其是毫無官氣，不脫書生本色。他的大堂上的楹聯道：

百無一事堪言教

十有九分不像官

把教官二字嵌在句尾，卻和祝枝山在除夕寫的「家人對」搖搖相對。徐子建上了大堂，恰值汪老師從裏面出來，不期而

遇，覲面相達。原來汪老師知道今天上午三學秀才在明倫堂上和蘇州祝允明解元講理，他防着人多口雜，鬧出事來，和自己的面子有礙，正待率領着門斗前去彈壓，恰值徐子建跑來請老師做公正人。汪老師道：『老夫身任本學教諭，學宮中有事，理當到場監察，便是徐賢契不來邀請，老夫也得到明倫堂上去監察一下。』徐子建聽說大喜，便陪着汪老師出了學署，來到明倫堂上做公正人。

汪老師跨上了明倫堂，三學生員同時起立；祝周二解元也來上前相見，口稱老師，自稱晚生。汪老師道：『二位解元公，難得有這機會一堂相會，周解元曾經會過幾次，祝解元還是初次識荆，久慕你才如鸞鳳，筆走龍蛇，今日相逢，異常榮幸！只是可惜了

……
 『枝山道：』晚生何德何能，敢邀老師誇讚，既沒有什麼可獎，也沒有什麼可惜。老師又是誇讚，又是可惜，晚生愚昧，倒要請教。』汪老師道：『老夫素重公道，今天講的也是一句公道話，雖然和足下初次相逢，不該說這逆耳之談；但是骨鯁在喉，總得一吐爲快。須知恃才傲物，非君子之所爲，足下不該在敝門生徐子建門上，寫這毒咒惡罵的字。』枝山道：『且慢，老師今天到明倫堂上，還是做公正人？還是做太監老公公？』汪老師笑道：『祝解元取笑了，老夫來到這裏，自然來做公正人，做什麼太監老公公呢？』枝山道：『若做公正人，老師且慢責備晚生，請坐在公正的坐位，靜聽兩造曲直，然後秉着公正的態度，發着公正的言論。是貴門生錯的，立時罰他交出紋銀三百兩，存在老師署中，剋日開』

工動土，修理這座年久失修的大成殿。若是祝某錯的，祝某的財產，萬萬比不上貴門生徐子建兄的家私萬貫，但是這三百兩紋銀，有太守公送我的一注潤筆，還沒有用去，也可以立時交出，決不拖欠分毫。這是公正人應有的職權。可惜老師上了明倫堂，不問情由，便幫着貴門生把晚生一頓排揎，這不像公正人了，像了一位太監老公公。凡是皇帝老子訓責百官，每每差遣太監老公公傳旨申斥，這便可以不問情由，一上了堂，便把那官兒一頓排揎。老師既不是太監老公公，秀才們又不是皇帝老子，老師你是公正人，快請坐在公正人的座位中，晚生便要 and 貴門生開始辯論了。』汪老師聽罷，默然不語，便坐在居中的一張椅子上，暗暗佩服這名不虛傳的祝允明，休說文才可以考中解元，便是辯才

也可以考中秋榜的第一人。祝枝山道：『那麼晚生便要和貴門生徐子建兄開始辯論了。子建兄請了，你方才說我把你毒咒惡罵，請把毒咒惡罵的原由，向貴老師申說一徧。』徐子建指着屏門上張挂的對聯，算是真憑實據；又把方才的解釋，重說了一徧。汪老師聽了子建的話，又把這兩副門聯，細細的看了一徧，起立說道：『祝解元，證據現在，以這般的措詞，怎說不是毒咒惡罵？』枝山道：『老師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你才聽了一面之詞，還沒有到批評曲直的時候，請你在公正人座位中暫坐片刻，聽晚生申說理由。』汪老師又碰了一鼻子的灰，默然不語的坐在公正人座位中。枝山又團團的一拱手道：『諸位仁兄，我不是說這兩副對都是善頌善禱的話麼？徐子建兄說我把他毒咒惡罵，他自己

在毒咒惡罵，我何嘗把他毒咒惡罵？」徐子建不服道：「怎說我自己咒罵着自己？」枝山道：「明明是吉祥句子，被子建兄讀了破句，那便不佳了。」子建道：「這是很粗淺的句子，怎會讀了破句？」枝山道：「子建兄，告罪在先，你別生氣！我說的一樁笑話，並不是說你。從前有一位善讀破句的學究，死到冥間，冥王爲着他誤人子弟，罰他投生作豬，學究央求着投做南方的豬；冥王問他什麼意思，他說：「南方豬強於北方豬。」只爲學究把中庸上的「南方之強歟？北方之強歟？」讀了破句，才有這笑話。」子建兄的大才，和那學究不同；但是祝某所寫的對聯，卻被你讀了破句，以致善頌善禱的話，變做了毒咒惡罵。」子建道：「請問枝山先生，怎樣讀法才不是破句？」枝山道：「這是很容易的，上一聯是五

三讀法：上句五，下句三；下一聯是三三讀法：上一句是三，下一句



也是三。要是子建兄還不明白，我來圈給你看。』說時，從自己筆袋中取出一枝水筆，拔去銅筆套，在門聯上圈斷句讀。只這輕輕幾圈，便變換了語氣，大門聯是上五下三讀法：

今歲逢春好，不晦氣；
終年倒運少，有餘財。
側門聯是上三下三讀法：
此地安，能居住；

其人好，不傷悲。

枝山把水筆收拾好了，照着圈斷的句子朗誦一遍，便問：『諸位仁兄，這兩副對聯句子，是不是善頌善禱啊？』讀者，那祝枝山的魔力真大，只這輕輕幾圈，非但變換語氣，而且把衆人的眼光也都變換了。明倫堂上的秀才們，本是徐子建請來助威的，在這時候，忘却了自己的立場，反而和着祝枝山的調，說什麼『確是吉祥句子啊！』『確是善頌善禱啊！』枝山又向汪老師說道：『老師，這是你發出公正批評的時候了。晚生寫的兩副門聯，晚生自認是善頌善禱，今天在場的諸位貴門生也都說是善頌善禱。請問老師，憑着你的公正眼光看來，是不是善頌善禱？』汪老師沒有什麼說了，點了點頭道：『自然也是善頌善禱。』枝

山道：『那麼，子建兄輸了，三百兩紋銀快快取出，這修築大成殿的款項萬萬吝惜不得！你看杭州府學失修到這般地步，便沒有今朝舌戰的事，凡是杭州秀才也該量力捐助。子建兄，尊价在那裏快快喚他回去取銀罷！』可笑一錢如命的徐子建，平日用去一文兩文的錢，尚須量量輕重厚薄。今天罰去三百兩，宛比割却他心頭的肉。當着許多人，又不能抵賴前言，只得打發來興回去取銀。祝枝山占了上風，不肯便回，一定要眼見徐子建交出三百兩紋銀，才肯出這座學宮。等了好一會子，來興掙着款項交付主人。有現銀，有銀票，徐子建點了一徧，忍痛交付汪老師，貳楞楞兩手發顫。枝山見了，又是可憐，又是可笑，也就和周文賓回去。



7.61
9.3
36